

羅馬尼亞的「自主化」之路

尹慶耀

一 東歐的問題兒童

有人說羅馬尼亞是東歐的問題兒童，這話有幾分正確性。史達林死後，莫斯科的權威日趨下游。從黑魯騰夫到蘇俄的新政權，他們心目中所謂望、以及行動中所努力以赴的，就是如何恢復莫斯科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元領導，和透過「經濟互助委員會」和華沙公約機構的活動，加強其對東歐附庸的統治。對於前者，東歐各國大都表示反對至少也心懷戒懼；對於後二者各國因利害關係不同，態度就頗不一致。而羅馬尼亞則一切均站在反抗的前列。

一九六三年以後，因為羅馬尼亞的公然反抗，「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國際分工及經濟統一工作，沒有什麼進展。今年五月八日是羅共成立四十五週年紀念，前一天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Nikolae Ceausescu）發表的長篇演說中，對華沙條約機構頗有微詞，且率直反對共產主義運動有個國際中心。這篇演說震驚了世界，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於同月十三日倉促訪羅，據說并無若何成果。事後，羅總理毛雷爾（I. G. Maurer）聲稱：華沙公約各國間的歧見被擴大渲染了，其實那不過像是夫婦口角而已。又說他希望阿爾巴尼亞會參加七月間舉行的華沙公約政治協商會議。

夫婦口角就證明歧見的存在，然而那只是家庭糾紛，若據此而謂共產集團業已分崩離析，就未免言之過早。

羅馬尼亞所爭何在呢？那就是在所謂社會主義體系內，向蘇俄爭取較多的自由、自主和平等的權利。或者說，它願意身為社會主義集團的一員，但不願作蘇俄的十足附庸。從羅共已故首領喬治烏——德治（G. Gheorghiu-Dej

）時代起，就作着這種「自主」的努力。對於德治的政策，齊奧塞斯庫是他生前的設計人和死後的繼承人。現在，羅馬尼亞的立場是十分鮮明了。一九六五年八月的新憲法，確定和其他國家關係的原則為：尊重主權、民族獨立、平等互惠、不干涉內政。今年三月底，齊奧塞斯庫在俄共第二十三次大會中講話時說：「國際間的合作及和平之維持，須以遵守國家之獨立自主、平等、不干涉內政、互利、民族自決的神聖權利，選擇合乎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政治、經濟、社會發展途徑等原則為前提」。五月七日的演說中，當他提到社會主義國家間、共產黨相互間、以及現代世界上各國間的相互關係時，所謂主權獨立、平等互惠、不干涉內政等字樣，更反覆再三。然而，羅馬尼亞爭取「自主化」的道路，却是一段漫長而艱苦的歷程。

二 羅馬尼亞統治者羣像

雖然同是共產主義者，但史達林只信任曾在莫斯科受過訓練的黨員。羅共在蘇俄支持下，從參加戰後政府到奪取政權，整肅了不少所謂「當地派」或「民族派」。曾經是克里姆林宮的女傑之一，享有和史達林直接通話權的安娜·鮑客，在外交部長任內實行整肅，被整者甚至包括電梯工人在內。喬治烏——德治於一九四五年十月羅共全國會議中就當選總書記，他確是工人出身，一九三三年因發動鐵路工人大罷工，被判刑十二年，一九三四年在獄中當選羅共中委，一九四四年從獄中逃出，是一個道地的「民族派」。然而，他却運用手腕，逃過史達林的整肅。相反的，當史達林在東歐整肅狄托主義者時，前工人黨書記、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安娜·鮑客，於一九五二年六月被殺，和她遭受同一命運的還有財政部長瓦西里·路加，特務頭子德奧哈里，

喬治斯庫，而德治則屹立未搖。在東歐反史運動中，上述被整肅的莫斯科派，也未如其他國家共黨因狄托主義嫌疑被害者，能够恢復名譽。

一九一八年齊奧塞斯庫生於一個鞋匠之家，現年四十八歲，因為家貧，差不多沒受過什麼正規教育。十六歲時（一九三四年）加入共黨，一九三九年在地下運動中被捕，和喬治烏——德治共過三年的牢獄生活。一九四五年出任候補中委，一九五五年他三十七歲時就成為政治局委員。他始終支持德治的民族主義派。當德治反抗「經濟互助委員會」的壓力，走向「自主化」的道路時，主要就是採納當時年輕的書記齊奧塞斯庫的意見。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喬治烏——德治死後，他就成為黨內的最高人物。

羅馬尼亞總理毛雷爾，現年六十三歲，他出生在知識階級家庭，畢業於布加勒斯特大學，曾任律師職務，一九三六年加入共產黨。他的父親屬德系少數民族，母親是法國人，因此他的法語、德語均極流利。據傳第二次大戰期間，他曾身穿德軍制服，手持偽造命令，口講道地德語，將德治等一批犯人釋放。

在現今羅馬尼亞首腦人物中，第一副總理波德納拉希（E. Bodnăraș）於大戰期間，曾亡命莫斯科，受過俄共訓練，獲得蘇俄的公民權，就人種方面說來，與其說是羅馬尼亞人，不如說是烏克蘭人。然而，他能與德治等民族主義派「和平共處」，自然有其原因在。據傳當一九六三年因「經濟互助委員會」問題，俄羅間弄得頗不愉快時，黑魯曉夫曾擬拉攏波德納拉希來推翻喬治烏——德治，誰知波德納拉希毫不猶豫地向後者提出報告，以後德治就更堅決反抗蘇俄了。因此，波德納拉希也就不能再稱為莫斯科派。

現任國務委員會主席斯托依卡（Chivu Stoica）在一九六一年為部長會議主席（總理），當時毛雷爾為大國民會議主席團主席，喬治烏——德治為第一書記。同年三月廿一日大國民會議決議撤銷主席團，成立國務委員會，即由德治兼任主席，毛雷爾改任總理。德治死後，黨務由齊奧塞斯庫繼承，斯托依卡出任國務委員會主席。他們原是一淘人物。

任何國家的共產黨內都有派系存在，但就上述羅馬尼亞的統治者羣像看來，至少他們在對蘇俄的態度方面是一致的，因此就具備了踏上「自主化」道路的主要條件。

在史達林時代，喬治烏——德治表現得十分恭順，但一九四八年以後，

他乘着史達林肅清狄托主義的浪潮，清除了鮑客等莫斯科派。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亡，他又肅清了陸軍中的史達林主義者。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動亂，羅因傳統反匈關係，絲毫未受影響，被黑魯曉夫目為最忠實可靠的附庸，當時匈總理納吉被捕後即囚於羅馬尼亞。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年前由馬林諾夫斯基率領進駐羅馬尼亞的俄軍五萬五千人撤離，那或許是一種報酬。但此後德治就不太聽話了。

三 史達林的殘酷剝削

羅馬尼亞人并非斯拉夫族而屬於拉丁系，歷史上與西歐接近，受法國文化影響尤深，以前羅馬尼亞的地方報紙，也常以法文出版。也許就是為了這些，史達林對於羅馬尼亞的處置也特別殘酷。早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的「德蘇協定」祕密補充條款第三條中，就在希特勒的諒解下，把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許給史達林。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六日蘇俄致羅馬尼亞通牒，強迫割讓比薩拉比亞之外，又加上了北布柯維納。同年八月，匈牙利也提出領土要求，為解決這些領土問題，由德國主持在維也納舉行會議，把羅馬尼亞的德蘭斯瓦尼亞的五分之二又割給匈牙利。九月七日在蘇俄壓迫下，保加利亞又割取了羅馬尼亞的多布魯加南部。從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羅馬尼亞參加德國對俄作戰，奪回比薩拉比亞。然而戰後的和約中，除匈牙利（亦非斯拉夫族）將德蘭斯瓦尼亞歸還羅馬尼亞外，俄、保又獲得上述羅馬國領土，這當然出自史達林的主張。

除了領土之外，蘇俄又從羅馬尼亞獲得戰利品（軍艦、船舶、石油工業設備、車輛等）和全部賠款三億美元。賠款係以石油製品、木材、穀物等等支付，價格由蘇俄規定。據西方估計，從一九四四年九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蘇俄從羅馬尼亞掠奪了一七億八、五〇〇萬美元，相當於當時羅馬尼亞國民所得的八六%。此外，又透過蘇羅聯合營公司（蘇俄股份經常佔五%左右）的形式，支配了羅馬尼亞的交通、林業、銀行、石油、瓦斯、煤炭、礦業等重要產業部門，支配着羅馬尼亞的經濟命脈。合營木材公司以低價傾銷，使得羅馬尼亞國營木材公司無法在中東與之競爭。依照羅馬尼亞人的說法，蘇俄經由此種方式掠奪的資源，實二十倍於龐大的賠償額。

揆諸史達林的本意，是要羅馬尼亞永遠站不起來，這除了蘇俄本身的經濟利益外，也混有民族歧見在內。

四 「羅馬尼亞不死」

史達林死後，蘇俄與附庸的「合營公司」紛紛結束。一九五五年以後，蘇羅合營公司中的俄股移交給羅馬尼亞。到一九五八年左右，羅馬尼亞的工業化政策，已經有些成效。然而，黑魯曉夫又想透過「經濟互助委員會」中的國際分工專業化方式，加強東歐附庸對蘇俄的經濟依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經互會」在布拉格舉行第十次大會，決定建設「友誼油管」，從蘇俄的古比雪夫油田起，一條經波蘭至東德，一條則通往捷克與匈牙利。俄產石油源源注入東歐，而盛產石油的羅馬尼亞則被棄置一旁，它自然心有未甘。而在所謂分工專業化計劃中，羅馬尼亞將是農產與原料供給地，和蘇俄、捷克、東德等的工業產品輸出市場，那十足是一種殖民地經濟體系。於是它就起而反抗。後來德治會經明白表示，羅馬尼亞不願意作「經互會」的菜園。毛雷爾說：我們可以直接輸出農產，換購西方的機器；爲什麼一定要用自己的糧食養肥了波蘭的豬，要他們好用豬肉去換取西方的機器？

一九六〇年六月羅馬尼亞工人黨（註一）第三次大會，不理「經互會」的分工，決定了全面工業化的方針。接着洽購西方機器設備，建設加拉蒂鋼鐵基地。一九六二年六月，「經互會」通過「社會主義國際勞動分工原則」，羅表反對。一九六三年黑魯曉夫擬在「經互會」大會提出的「超國家」計劃機構，因德治反對而擱淺。一九六一年後，羅馬尼亞積極與西方接近。現今布加勒斯特的旅館裏，經常住滿來自西德、法國、英國、美國各公司的商人，而羅馬尼亞的經濟方面有關人士，也時常乘飛機前往波昂、巴黎、布魯塞爾、維也納等地。西德在羅馬尼亞舉行機械展覽會時，曾以高級汽車本茨（Benz）六百部贈予羅馬尼亞，而羅馬尼亞又一口氣買了一、八〇〇部。齊奧塞斯庫在前引演說中稱：現在羅馬尼亞的工業生產量，差不多相當於一九三八年的一〇倍。從一九五二至一九六五年，工業生產每年平均增長率爲一三·三%。工業已成爲經濟方面的領導部門，一九六五年佔國民所得的四八·五%。一九六五年的實質工資，相當於一九五〇年的二倍。同一期間

的農民實質收入增加到二·五倍。過去十五年間，國家用在社會與文化目的方面的經費，達七六〇億列依（註二），一九六五年同一目的的經費總額，相當於一九五〇年的六·三倍。過去六年間，國家建築了二七萬戶住宅，大約有五三萬戶用自己的資金建築了新居。

顯然，羅馬尼亞的經濟發展比較順調，其工業成長率在東歐爲最高（註三），以國民總生產之實質的基準評價，它在東歐七國中，僅次於東德、捷克、波蘭，而位居第四。但那并非是靠「經互會」之力。相反的，有了這樣的經濟背景，倒可以加強它對「經互會」反抗的立場。

羅馬尼亞的反抗，是由經濟問題引起的，但與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羅共中央聲明反對「經互會」計劃同時，也展開了反俄化運動。學校中的俄語必修科廢止，在外國語文中選修法語的佔六五%。而原本俄語講得很流利的官員，和俄人會議也堅持要通過翻譯。

正如古諺所云：「羅馬尼亞不死」。羅馬尼亞人又站起來了。

五 齊奧塞斯庫的演說

羅馬尼亞反抗的事實，我們過去屢有報導，茲僅提出有關的兩點如下：據西方傳說，一九六四年四月初，黑魯曉夫於參加匈牙利解放紀念日慶典後，轉往布加勒斯特，企圖阻止羅馬尼亞的「自主化」傾向；而後者反方向俄要求，提高現居比薩拉比亞和北布柯維納的羅馬尼亞人的自治權。此事雖無法證實，但後來羅共機關報「火花報」確曾揭載當時日本首相池田勇人致黑魯曉夫函全文，內容是要求蘇俄把國後、擇捉等島嶼歸還日本。去年羅馬尼亞首腦數度訪問保加利亞，竟說服後者在聯合公報中，主張社會主義國家有「自己的道路的權利」。今年四月狄托訪羅，二十三日聯合公報中稱，每個共黨「都有絕對權利，根據其本國的具體條件以及馬列主義原則，獨立決定其本身的政治路線和活動方式」。

最惹人注目的還是今年五月七日齊奧塞斯庫的演說。他雖是以講述羅共四十五年奮鬥史的方式，客觀地分析了一些事實。然而，從蘇俄的立場看來，是頗够刺激的。茲擇其要者，介紹如左（註四）：

（一）批判第三國際 齊奧塞斯庫對第三國際的批判，回溯到一九二〇年

起，那還是列寧時代，他自己大概也剛剛三歲。他的批判可歸納為左列數點：

(1) 首先，他似乎有意強調羅共的反抗傳統，據他說，一九二〇年秋，羅馬尼亞社會黨派遣代表團到莫斯科，討論加入第三國際事宜。當時第三國際對羅馬尼亞現實的評價表現得「無知」，羅代表團提出一連串異議，並反對第三國際干涉未來羅共領導部的構成，認為那是羅共自己不可讓予的權限。一九二一年五月八日羅社會黨大會中，以壓倒多數決議成立共產黨，無條件加入第三國際。其中部份代表雖然贊成，但表明對於第三國際的決定之一部，保留其履行義務。

(2) 其次，他抨擊第三國際對於人事的處理方式。他具體指出在羅共第四、第五次大會時，第三國際會依照它的慣例，把完全不了解羅馬尼亞人民生活與心理的兩位外國共黨的「鬥士」，選任為羅共的總書記（註五），而當時黨的其他領導者，有些也是從不習慣於羅馬尼亞的社會與政治的條件，沒有在這個國家內居住過的人物中選任的，這對羅馬尼亞的革命鬥爭予以損害。當時，工人階級運動內部的思想混亂；小資產階級的存在；黨內的利己份子的活動；更加上第三國際的上述慣例，遂引起一九二九年的派系鬥爭，使黨的活動陷入嚴重混亂，幾乎瀕臨解體邊緣。

(3) 他又指出過去第三國際戰術指導的錯誤。過去羅共的綱領與口號中，對於農民問題、民族國家形成過程問題等，犯了不少錯誤。而且共黨把社會民主黨及獨立社會黨，都目為支配階級的御用機關，妨害了統一勞動戰線的組成。對於一部分資產階級政黨內的左翼民主集團，採取了派閥的態度，無差別地一律給它們加上法西斯或有法西斯傾向的帽子，有害於對各資產階級、地主的反動領導者，特別是逐漸拾頭的法西斯團體的鬥爭。據我們所知，積極打擊社會民主黨，是第三國際的主要政策之一。齊奧塞斯庫也籠統指出，某一時期羅共文件中錯誤的綱領與口號，就是由於機械地採用了在外國擬訂的綱領的結果。而對於羅馬尼亞人民，羅馬尼亞社會的、經濟的發展、各種勢力的對比，缺乏徹底的分析，完全無視羅馬尼亞這些具體的現實，就下達不能與羅馬尼亞經濟的、社會、政治的、民族的條件相符合的戰術指導命令，乃是第三國際的慣例。然而，齊奧塞斯庫最嚴厲的指摘，是正當羅共掀起的反納粹運動高漲時，第三國際却於一九四〇年對羅共下達命令，批判

其對德國侵略的反抗運動，及其保衛祖國的立場。命令中說：「德意志與義大利，在現階段中，並不願把巴爾幹各國捲入戰爭漩渦。只希望加強它們所必需的穀物、石油及其他各種原料資材的生產。只有戰爭的點火人——英法——，才希望并努力妨害這些國家生產的發展，及其與德國的通商關係。它們——英法——排除萬難，竭力要在巴爾幹開闢對義作戰的戰線，以便將來對德國進行側面攻擊」。命令又專斷地把法西斯德國拉到蘇俄一方面，認為羅馬尼亞人民、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當前任務，是不許「英法把羅馬尼亞變成對德蘇作戰的橋頭堡」。要求羅共暴露其成功地結合了廣泛的愛國勢力之「保衛國土」的口號，是意味着「與英法接近的政策，和對德蘇作戰政策之繼續」。這樣的命令，是與黨政治路線及抵抗法西斯主義與希特勒的德國侵略之必要背道而馳，在黨內引起深刻的混亂與迷惘，一時阻礙其活動，使廣泛的社會階層與衆多的政治集團對黨疏遠。這些命令，對羅馬尼亞團結人民抵抗法西斯主義與德國侵略的全部活動，給以重大的不良影響。

(二) 關於領土問題 齊奧塞斯庫暴露第三國際阻止羅共抵抗希特勒的命令，自然暗含有責難「德蘇協定」的意思在內。關於領土問題，他也以同樣的方式出之。在他的演說中，只提到一九四〇年八月（三十日）納粹的「維也納命令」，把德蘭斯瓦尼亞（四三、四九二平方公里）割給匈牙利，并未提到保加利亞奪取的南多布魯加，和蘇俄割取的比薩拉比亞和北布柯維納（見前述），但羅馬尼亞對於比薩拉比亞等，自然念念不忘。我們可從下述幾點來體會：

(1) 齊奧塞斯庫提到德蘭斯瓦尼亞的被奪取時說，羅馬尼亞共產黨，很多政黨政派、馬德斯黨及其他民主愛國團體，包括一部分軍人在內，都起而反對那個獨裁命令，在全國各地的中心部分，組織了強有力的民衆示威運動，呼籲為保全領土與主權而從事武裝鬥爭。在這國家命運極端困難的時期，羅馬尼亞得不到外來的援助，成為被歐洲各國遺棄的孤兒，除了接受那個不正當的「維也納命令」之外，別無他途可循……齊奧塞斯庫沒有直接提到比薩拉比亞等等。但他指出羅共第三、四、五次大會的文件、決議中，會錯誤地把羅馬尼亞規定為「在佔領了一部分外國領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典型的多民族國家」。這些都出於第三國際的指示，那顯然為日後蘇俄剽佔羅馬尼亞領土的張本，雖然演說者并未直接明言。

(2)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間，羅馬尼亞科學院公佈了一八六〇年馬克思「未發表的手稿」，內中就是責難帝俄強佔了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科學院主張比薩拉比亞本非俄羅斯領土，而應屬羅馬尼亞。

(3) 齊奧塞斯庫的演說中，提到奧拉迪亞(音)、摩爾多瓦(音)、德蘭斯瓦亞等地區，若干世紀在外國支配下，遭受掠奪、破壞、阻礙其生產力與社會的、民族的發展，使得羅馬尼亞百年以上都較其他國家落後。但外國的支配不能窒息人民對自由的嚮往，或根絕他們對統一的熱望。困難與痛苦，只是在他們國家統一的鬥爭中火上加油，加強其熱關心與民族尊嚴的感情。民族共同體的觀念，可以鼓舞人民，使他們在保衛祖國與為進步而奮鬥之中力量倍增。接着他又引用一世紀以前羅馬尼亞愛國者、民族統一的號手尼克萊·巴爾塞斯庫所說的話：「如果民族性是人民的靈魂，人民的個性須維持其特徵，此一生命的精髓須要賦與在自由中生存不滅的權利的話，那麼國家的統一，就是這自由的保障，就是使其靈魂不至於喪失或麻痺，而是使其生存與發展所必需的肉體」。這些話，也可引伸來說是，他不願國家的其他領土長期割裂，而希望其早日統一。

(三) 強調羅共功績 對於工人階級的革命鬥爭及社會主義運動、羅馬尼亞的解放戰爭與戰後的經濟建設，齊奧塞斯庫似乎有意強調羅馬尼亞人自己的力量，而貶抑蘇俄紅軍及「經濟互助委員會」的作用。

(1) 齊奧塞斯庫於提到第二次大戰期間，羅馬尼亞被迫加入軸心國之後說，全體人民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羅共，從開始就起而反對法西斯德國的侵略和反蘇戰爭。他又具體指出在一九四一年七月關於反蘇戰爭的決議，一九四一年九月的綱領，一九四二年一月題為「羅馬尼亞人民是滅亡？是作奴隸？」的文件，及其他很多文獻中，共產黨呼籲全民停止反蘇戰爭，打倒安東尼斯庫法西斯政府，放逐希特勒派，為恢復羅馬尼亞的自由與主權而戰。他強調了以羅共為首組成的反德統一戰線的功績。他說為了聯合所有反法西斯勢力，打倒安東尼斯庫政府，使槍口轉向德意志，以喬治烏——德治為領導者的監獄內外共黨活動份子，排除猶豫份子與投降者，加強黨的組織，準備了武裝起義計劃。從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三日武裝起義，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九日止，羅馬尼亞參加反希特勒戰爭的軍隊，總計達四十五萬人，犧牲者十七萬人，戰費總計七億七千萬美元。在蘇軍最高司令部許多感謝狀之中，

不止一次地列舉了羅馬尼亞部隊、將軍、軍官，在反希特勒戰鬥中英勇的例。為了承認羅馬尼亞在戰爭中的貢獻，有三萬人以上以上的羅馬尼亞士兵、下士官、軍官，因其英勇行為受到羅馬尼亞、蘇聯、捷克的勳章與紀念章。史達林在其致英國首相的信件中說：「羅馬尼亞與保加利亞放棄與希特勒德國的聯盟，與同盟國締結休戰協定，站在同盟國方面參加對德作戰，為此目的而使用其武裝兵力業經八個月以上。他們對打倒希特勒主義作出了貢獻，對歐洲戰爭的勝利結束乃一大助力」。然而，在演說原文中，齊奧塞斯庫僅僅指出，從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蘇軍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各國，給希特勒德軍以毀滅性的打擊。蘇聯背負了戰爭的重荷，付出了重大的犧牲，其英雄的鬥爭獲得全民的稱讚與感謝。對德戰爭的勝利，削弱了法西斯主義，予全世界反法西斯勢力的鬥爭以新的刺激，同時也鼓舞了為要從法西斯枷鎖中解放自己而從事鬥爭的羅馬尼亞人民。這是他對蘇軍的讚詞，至於羅馬尼亞的解放，那似乎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另一方面，齊奧塞斯庫指出，在希特勒佔領期間，德國不支付價款，不繳普通稅與關稅而掠奪工農業產品，使羅馬尼亞損失四億四千六百萬美元(以當時匯率折合)；他於敘述了經過希特勒佔領欲與戰爭破壞，羅馬尼亞經濟已十分疲憊之後，又說羅馬尼亞須要支付的賠款，及其他物質的損害，總計達十億美元。如前所述，羅馬尼亞的賠款係由蘇俄獨得，在東歐進行物資劫收者也是蘇俄，而羅馬尼亞的實際損失，當不止此數。齊奧塞斯庫又說，一九四五年十月的羅共全國會議，其關心的焦點為：國家經濟的復興與發展，人民生活條件的改善，……大會選舉喬治烏——德治為中央總書記，他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傑出鬥士，二十年來作黨與國家的首腦，為建設社會主義而鞠躬盡瘁。他描述了現今羅馬尼亞的經濟復興情形(見前述)，但却壓根兒沒提到什麼「經濟互助委員會」。

(四) 反對一元領導 齊奧塞斯庫在指責了戰前羅共在第三國際領導下，採取了錯誤戰術之後，接着說，只有各國共黨本身，才能充分了解其本國的現實，對其各階段中的政治任務，予以客觀的評價。在演說的末尾，更明確地說：「現在世界上有將近九十個共產黨，在各種各樣的情勢中生活與鬥爭，決不可能由一個國際中心來指導其活動。」「一九四三年我黨參加的第三國際自行解體時，其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已經說明：『每個個別國家的工人運動間

題，都經由一個國際中心來解決，會遇到不可克服的阻礙。每個國家發展的歷史過程之深刻差別，社會制度的相異甚至矛盾，其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發展水平和速率，以及工人階級自覺程度與組織的不同，使得每個國家工人階級所面對的問題也有深刻的差異」。由於成立國際共產黨情報局，而重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統一的本部，企圖賦與將某一特定黨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除名」的權利，已經傷害了各國共產黨的活動與工人階級的利益。終止情報局活動的決定，乃是根據各共產黨的經驗及其在國內國際活動中，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要求的必然結果」。

(五)關於華沙公約 此一問題，在全篇演說中所佔的比重很輕。演講者說：「軍事集團及部分國家在外國保有軍事基地及駐軍，是人民相互合作道路上的障礙之一，也是與國家獨立、人民主權、國家關係的正常化不可併存的時代錯誤。在很多社會與國家中，要求廢除軍事集團及國外基地、撤退他國領土上的駐軍的輿論，愈來愈廣泛，其勢力愈來愈增大。滿足人民的這些熱望是極其重要的，那對於增進人民間的信賴，緩和國際關係的緊張，以及確立世界和平，將有極大的貢獻」。世人對於這短短的幾句話之特別重視，另有其他原因。

六 幾項有關的問題

(一)齊奧塞斯庫的演說，發表在法外長墨維爾訪羅之後，及戴高樂訪俄之前，雖然他對華沙公約的觀點，有些近乎法國在北約組織內的行動，但後者唯恐影響到戴高樂訪俄的成果，乃特別聲言該項演說與法國無關。

(二)齊奧塞斯庫在演說中，又提到巴爾幹問題。他說羅馬尼亞與巴爾幹各國的關係，最近已顯著改善。又實際列舉最近土耳其議會代表團訪羅，及羅希關係的接近。他說：「不論社會制度如何，着實改善所有巴爾幹國家間的關係，變巴爾幹與亞得里亞地區為沒有核武器的和平地帶，對此一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和平而言，都是極其重要的」。本來，狄托曾有過巴爾幹聯邦計劃，遭受史達林嫉忌，成為待此反目原因之一。一九六二年七月喬治烏——德治與蘇俄記者談話，就提出過巴爾幹非核武裝化的構想。最近羅馬尼亞的巴爾幹一體化活動，除了保加利亞、南斯拉夫等社會主義國家外，且擬將北

大西洋公約會員國希臘及土耳其包括在內，這一個大胆的構想，使得四月間訪問羅馬尼亞的狄托，都大吃一驚，轉而委婉勸阻與安慰。然而在這次演說中，齊奧塞斯庫依然提了出來。

(三)齊奧塞斯庫的演說發表後，布里茲涅夫即於五月十日倉促趕赴羅馬尼亞。在三天的非正式訪問中，雙方均保持沈默（僅羅駐俄大使曾略有透露），到十三日布魯返俄後，「塔斯社」才發表了簡短的官方聲明，十四日「真理報」刊載了與聲明內容相同的報導，其全文為：「蘇聯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應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總書記之邀，由五月十日至十三日，非正式訪問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總書記與布里茲涅夫之間進行了友好會談，對增進蘇聯與羅馬尼亞、蘇聯共產黨與羅馬尼亞共產黨之間的合作，及彼此關心的各項問題，交換了意見」。這裏並沒有意見「完全一致」等字樣。同月二十日莫斯科廣播中說，蘇羅關係正在平等互惠的原則下發展與加強。蘇羅貿易佔羅馬尼亞對外貿易之首位，兩國貿易額已增至一九四六年的十六倍。至於外傳羅馬尼亞會向華沙公約國分送文件有所主張一事，則經羅政府於十八日否認。然而這些反足令人生疑。

(四)在此氣氛中，周恩來於六月十六日前往羅馬尼亞訪問。周匪訪問羅、阿，原屬既定計劃，因匪區整風而遲延其行。他此行目的，當然在煽動羅馬尼亞益形疏遠蘇俄，但他顯然收到了反效果。據西方報導，同月二十三日晚的「友好」集會中，因齊奧塞斯庫堅持周匪的講稿中應避免攻擊蘇俄，否則集會將停止舉行。因此爭執使集會延遲了兩小時以上才開始，最後周匪屈服，作了二十分鐘沒有草稿的演說。翌日他就轉往阿爾巴尼亞。二十六日阿總理謝胡在一次歡迎周匪的羣衆大會上稱，在馬列主義與現代修正主義的生死鬥爭中，有些人假裝「中立」。所謂「中立」，只對現代修正主義有利，他雖未指名，但顯然是代替周匪攻擊羅馬尼亞。

七 結語

過去，羅共曾在匪俄衝突中任過調人，但它虛與共匪委蛇是爲了做給蘇俄看，它只是中立而并不親匪。相反的，在對和戰問題、對西方、對低度開發地區、對和平過渡、對越南局勢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若干重大問題的態

度上，它都與共匪相左，毋寧說是接近蘇俄的立場。而且，在國際共黨的團結問題上，它一直在批判共匪那套團結——鬥爭——團結的方式。因此，共匪要想把它拉到自己一邊，實屬妄想。

羅馬尼亞的一切舉動，都只有一個總目標，就是在社會主義圈內爭取國家主權的獨立與平等，蘇俄所希望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以國際分工化專業方式達成東歐的經濟統一，都遭到羅馬尼亞的明白反對。最近羅馬尼亞的目標轉向華沙公約，顯然是由蘇俄擬透過該公約組織，加強其東歐之控制所引起。

據過去與齊奧塞斯庫同過牢的人回憶說，他當時是「一個消瘦而沈默的少年，用腳踢他也不會喊痛，給他好東西吃他也不會露出微笑」。面對着這樣一位性格堅強的人物，蘇俄也會感到相當棘手。

不過，「經互會」的活動，只要於己有利，羅馬尼亞并不拒絕參加。在羅馬尼亞的貿易總額中，對蘇貿易仍佔四二%，而且在估計大約一億六千萬美元的國際收支赤字中，對蘇貿易方面的赤字最少。在華沙公約方面，波、捷、東德都是極感需要的，最近它們也都有過一些表示。例如匈牙利黨政代表團訪問東德終了，雙方於六月十八日發表公報稱：「條件成熟時，即應召開新的世界共黨國際大會。并希望加強『經互會』與華沙公約機構」。且五月十九日夜莫斯科廣播稱，同日出版之羅馬尼亞外交評論週刊說，在帝國主義未放棄侵略政策，對各國內政橫加干涉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國家為保衛其社會主義成果，應有其獨自的軍事同盟。華沙公約是歐洲社會主義國家同盟的表現，是保衛主權平等的各個國家之條約。可見羅馬尼亞也并未打算退出該組織，它所着眼的仍是「主權平等」。

總之，羅馬尼亞是在向着「自主化」道路前進，但目前仍停留在家務糾紛階段。

註一：二次大戰後，羅共於一九四八年二月，併吞社會民主黨，改稱羅馬尼亞工人黨。一九六五年七月黨代表大會，又改稱羅馬尼亞共產黨，第一書記改稱總書記。

註二：列依為羅幣單位，官價一美元合六列依；特定貿易外匯率，一美元合十二列依。

註三：請參閱「問題與研究」五卷九期第五四頁東歐各國工業成長率統

羅馬尼亞的「自主化」之路

ISSUES & STUDIES

(English Edition)

Vol. II No. 11
August 1966

CONTENTS

- The Big Struggle on the Chinese Mainland.....By Li Tien-min
Peiping's Purge of "Literature and Arts of the Thirties" By Chen Chi-ying
A Brief Comment on the Tien Han Case..... By Wang Chang-ling
A Survey of Chinese Communist Criticisms of Literary Works (As of July 12, 1966).....
A Survey of Chinese Communist Purges of Prominent University Faculty Members (As of July 11, 1966).....
Chu Chiu-pai's Policy of Conciliation (Part II).....By Warren Kuo

Print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計表。惟一九六五年匈牙利為五·六%，東德為六·二%，原表排印有誤。

註四：本文所據係今年六月七日及十四日兩期「世界週報」之日譯全文。

註五：六月七日「世界週報」原于林二郎論文中，指此二人為匈牙利人埃勒克·柯布羅什及逃亡莫斯科之羅馬尼亞人馬爾策爾·鮑客。查此鮑客 (Marcel Pauker) 為安娜·鮑客 (Anna Pauker 摩爾達維亞人) 之夫，一九三二年任羅共總書記，後被槍決於莫斯科，傳係其妻密控其為托派所致。柯布羅什事不詳。